

● 文学理论

小说命名姿态解读

张 洪 峰

(武汉职工财经学院 基础课部, 湖北 武汉 430015)

[作者简介] 张洪峰(1954-), 男, 河北威县人, 武汉职工财经学院基础课部讲师, 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

[摘 要] 中国小说命名的历史形态有三种典型类型: 叙史型、括意型、提示型。叙史型重故事情节、历史事件的要略概述, 括意型重作品思想意义的提炼概括, 提示型重作品信息提示与感觉点染。三种类型在标题与文本内容、与读者参与、与阅读经验类型、与语言生成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差异, 是进入小说文本的不同姿态, 是小说历史形态的标志性符号。

[关键词] 小说命名; 进入姿态; 叙史型; 括意型; 提示型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1-0076-05

中国小说标题制作的具体手段非常丰富, 但从其审美形态的历史发展角度看, 比较典型的大概有叙史型、括意型、提示型等三种类型。

叙史型题目的着眼点与特征方式是对故事情节的概括、对历史事件的要略概述。由《黄帝战蚩尤》《山海经》《女娲补天》《淮南子》等上古神话传说、《列异传》(曹丕《搜神后记》(陶潜)等志怪小说、《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唐传奇、《薛仁贵征辽事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宋元话本, 直至明清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这种命名策略对于古典小说几乎是垄断性的。

括意型标题的真正流行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学小说, 如鲁迅的《药》、茅盾的《子夜》等, 在“十七年”和文革小说中则占据了命名方式的主流尊者之位, 如《红岩》、《党费》、《暴风骤雨》、《铜墙铁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一类型极为关注作品内涵与思想意义的提炼概括, 通常采用政治象征、双关隐喻等手段, 让自身获得双重或多重意义诉说, 尽可能地给出作品的思想深度信息。这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命名方式, 是一种颇具现代启蒙色彩的命名姿态。

提示型命名显然放弃了对小说本文的概括意图和解释权力, 只是以透露内容信息、呈示事件碎片、点触感觉意绪为己任, 民主地引导阅读, 如《翻晒一棵树》(彭见明)、《麦子自己能回家》(阿宁)、《姑姑在天上放羊》(潘军)、《太阳发芽》(红柯)、《有鸟飞过》(李西闽)、《夏天的几种可能》(冯积岐)等。这一类型颠覆了以往标题对于小说本文的统治, 消解了自我权威, 以平等的话语姿态出现, 从而呈现出后现代的诸多特征。

逼近与解读它们, 比较辨析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 对于把握今天的小说命名操作与本文操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模型与视窗——介入角度的选择差异

三种命名类型的差异首先是在本文内容信息的传递方面。叙史型与括意型因其概括性意图, 所传

达的一般是文本的整体信息,提示型信息则往往是有意义的“断片”。信息传递方面的这些差异实际上又反映了标题对于文本介入的不同角度。概括性标题鸟瞰小说整体全貌,是一种全息总摄的角度,而提示型只是掀开作品一角,露全豹之一斑,呈断点裂隙切入的角度。对于标题信息传递方式、文本介入角度的差异,我们可以借用模型和视窗的比喻来加以形象化的认识辨别。模型展示事物的整体全景信息,是事物的全息代码符号,视窗呈现事物的特殊部位、有意义的“断片”,是事物的特征符号。

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是责难整体性存在及这一存在的秩序原则,而肯定“断片”的非整体活性的。他认为“总体性是控制和异化的别名,它暗含着中心、等级制和人为的秩序感。——断片则将总体性撕开裂口,它摧毁了总体性的堤坝,让那些异质之流自由地涌动”^[1](第27页)。他的这一立场对于反诘“元叙事”权威话语事实上的桎梏异质叙事经验,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

就概括类型题目而言,叙史型着眼于“讲事”,关注的是事件本身,事件的演进历程,事件的“长度”,对本文介入不深,是“看守”而不是“控制”,主要是起个名字;括意型则意在“论事”,关注的是事物的意义,事物表象间的联系,事物的“深度”,介入全面深入,不仅仅是命名,而且统治、驾驭,经“炼意”而“载道”。因此,当我们沿着罗兰·巴特的立场追问小说命题的意义时,主要是针对括意型与提示型而言。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作品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两种能力:将其符号沿着故事膨胀开来的能力和将无法预见的扩展纳入这些畸变的能力。”^[2](第139页)文本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文本的生长可能是无穷尽的,尤其是非消费性文本,它的“再生性”、“文本间性”,它的历史延展性均无法限量。括意型命名总是意图表征作品的全部内涵,制作本文信息的完整“模型”。这一意图与文本的开放性对立,软禁文本的异质“畸变”自由和无限生长性,从而限制了自身的扩张。提示型命名以敞亮“视窗”的方式呈示本文“断片”信息,介入文本意在“点事”。它善待文本,并为其松绑,赋予其驰骋的自由、开放的空间,以平等的姿态“共生”、“互生”,迤迤前行。

括意型命名的文本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其哲学基础是现代启蒙主义。它试图揭示并获取永恒真理的知识理想、希望实现人类普遍解放的实践理想都体现了启蒙思想基本因素的现代性特征。提示型命名则与先锋写作、后现代写作关系密切,其思想资源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它反抗现代启蒙思想中“基础主义”的“大叙事”“元话语”、“表象主义”中的“反映论”,后现代色彩浓郁。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意味着小说命名需要完全告别现代主义。理性取代信仰、批判精神取代迷信、人取代神的现代启蒙工程并未完工。哈贝马斯就曾站在批判哲学的角度指出,不应放弃启蒙理想,因为它的开放性远未终结,而应该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修复,建立新的理性图式。括意型命名及其文本如果能淡化“权威话语”意识和自身的神话色彩,找回自己“人的神话”的缺失,将继续拥有命名的权力。

二、收编与邀约——阅读期待的意向分离

小说标题总是立于作品之“额”,以不同的姿态召唤和期待阅读的到来。

叙史型题目意在讲述历史故事,它是一个叙者,呼唤受者的到来,它是一个说书人,期待着听书人的喝彩。

括意型标题执着传播“真理”和革命的理想,它是一个教者,期待学生的倾听,它是启蒙者,召唤受教育人前来。

提示型命名则诗意地打开视窗,神秘地晃悠意义“碎片”,像一个伴游,邀约精神游者一道尽情游历,相互指引搀扶,直至文本深处。

罗兰·巴特在表明他由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代表著作《S/Z》中,列出了“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的基本类型。在他看来,“可读性文本”有着意义固定、封闭、自足的特点,阅读完全可以把握其有限的意义而不是“重写”“擅译”。这是一种消费型文本,“轻松阅读”文本,“可写性文本”则是具有

空间开放性、意义多重性、语言活动无限性等特点,阅读可以参与阐释、再生、创造,可以重新书写的文本。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文本意义的有限性、固定性、自足性与无限性、开放性、生长性的比照及差异。

如果要将上述两种文本概念与三种命名类型的文本依次对应,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一般认为,古典小说属“可读性文本”,但叙史型文本中也有“可写性文本”,如《红楼梦》等作品。而要将具有现代性的括意型文本硬放在“可写性文本”名下,也显得勉强和尴尬。括意型文本因其自身的特殊矛盾——意义的定向性限制意义的多重性,从而消解深度;阅读的教化、控制意图限制阅读的提升初衷,从而封闭了自身的开放性——而与提示型文本出现明显的意向分离:阅读空间的给定性与开放性分离、作品阐释的意义模写与意义增值分离、阅读行为的作者中心与读者中心分离。可以说,括意型文本只能算是“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之间的一个过渡性文本。当它的启蒙理想与历史召唤相呼应,它会显出批判性、进取性和勃勃生机,这时它是“可写性文本”;当它试图建立自己的“真理神话”时,它会表现出封闭性、保守性,与历史要求分离,这时它是“可读性文本”。它的这一时间特性决定着它的归宿,它的“在场”与“不在场”。

而要将三种类型标题与巴特的两种文本概念相对应就容易得多。叙史型、括意型命名,其说书人、启蒙教师的角色意识表明了“作者中心”的意向和“可读性文本”的定位。尤其是括意型命名,它高高在上,视读者为被动的、被灌输的群体,为他们洗礼布施,诱导他们在阅读中产生向心性、趋同性,最终放弃反思、阐释、创造欲望而迷失在文本阅读中,将其吸纳和收编。提示型命名总是邀约思想型读者从自身的语境中解放出来,使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与作者的约会,激活其阐释的欲望与想象力,去把握超出文本空间所能想象所能提供、甚至未能想象未能提供的多样性意义,进而反思以往的传统理念与经验符号内容,从而获得重新阐释、重新书写的快乐。“可写性文本”的特征在这一命名姿态中几乎可以得到完美的认定。

三、确定与未定——经验指涉的模式区分

不同类型的小说标题也会给我们不同类型的阅读经验提示。

当我们沿着叙史型标题《山乡巨变》(周立波)的指引进入阅读,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给湖南一个僻静山村带来的由“初级社”向“高级社”的“变化”历程。

括意型标题《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则概括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旧上海、旧中国告别黑暗、告别昨天,迎来全新生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曙光这样一组象征寓意。

懿颀近来的长篇小说《把绵羊与山羊分开》有着一个标准的提示型名字。小说描述的是文革岁月中的“知青生活”。一对在年龄、个性、意趣上差异极大的男女主人公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演绎了一曲畸形的“师生恋情”。只是在阅读过程结束后的细细品味中,我们才能隐隐领悟出作品无声指责那一特定年代的愚昧专制,而肯定民主、自由、文明精神的意蕴取向。

《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两类标题先行透露出本文要义,给出作品的结语,为读者提供了由结语进入本文,由已知经验导入阅读的“确定性阅读经验”类型。《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只是点触本文意象,作为游历文本的引言,所提供的是由引言进入本文,由未知经验导入阅读的“未定性阅读经验”类型。

“确定性”与“未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必要话题。德国接受理论双璧之一的伊瑟尔在与费史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中指出:“一篇文本的语词是既成的,语词的解释是确定的,既成因素和(或)阐释之间的间隔是未定性。”^[3](第388页)就是说,物化的本文是确定的,而文本的意义阐释是未定的。德里达“播撒”(德里达重要著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不可确定的”(undecidable)这一术语的出现。它彻底搅乱了本文,使人无法最终判断其意义”^[4](第96页)。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哈桑则指出:“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这一范畴有着诸如模糊性、间断性、散漫性、多元论、异端

反讽、断裂等多重衍生性含义^[5] (第414页),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特征几乎都是与现现代主义特征相逆的,所以“确定性”与“未定性”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对垒现代主义的论辩焦点之一。当小说标题指向“确定性”与“未定性”的不同阅读经验类型时,也就指向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阅读模式与阅读立场。

概括类标题尤其是括意型命名以总结发言的全知全能角色意识,意图将阅读领上先验把握文本规范的“确定性”轨道,先行透支本文,让阅读成为文本经验的“历史”重复,对阅读的控制意念侵占了本文自我膨胀、自我增值的权力,也侵占了读者阐释、重构文本的权力,是对阅读的排斥、对读者的不信任。提示型命名的引言导语式发言方式表明了“我不知道”的谦虚姿态。他让读者“把多元性和模糊性看作是文学的美德而不是文学的罪恶”^[6] (第113页),交出文本思想与语言的生长权力,让阅读面对“不确定”的自由空间,每一步都是本文全新经验的独特体验,每一步都是“历时”、都是“当下”、都是自己。

“不确定性”涉及本体论的消解等许多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其价值判断还需要时间和耐心,但就小说命名操作而言,“未定性阅读经验”方式,的确是对文本与阅读的解放。

提示型命名与真正的阅读并肩前行。

四、制作与原创——语言生成的方式替换

提示型命名成为一种时尚,是近年的事情。《食指是有用的》(苏童)、《独白与手势》(潘军)、《与悬铃木斗争到底》(朱文)、《远离稼穡》(邓一光)、《难以穿着的季节》(李不空)、《无语麦田》(刘宝池)、《浪也白头》(高红十)、《华容道的一种新走法》(孙春平)这样一类标题的到来令我们猝不及防,对阅读的诱惑是致命的。与以往小说题目类型,主要是括意型相比,小说标题自身形态、语言生成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已是不争。

苏联文学评论家柯瓦辽夫曾指出帕斯捷尔纳克诗中那些意想不到的语言及细节“似乎是从作者心里突然冒出来的”^[7] (第19页)。提示型命名诗一般的语言穿透感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这种语言效果的奥秘主要来自于直觉与内心经验基础上的“自发性”。“‘自发性’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所具有的一系列直感的可能性,它决定于这个人的内在品质以及过去与当前的经验,……这种方法目的在于消除有意识的控制,允许意象情感和想法自由进入意识。”^[8] (第7页)语言正是因“自发性”而获得异质裂变的自由,从容抵达心灵深处,而“抓住”创造性和爆发感的奥秘。相比之下,括意型标题则往往忽视直觉与内心经验,更为重视、因循已有的理性经验,使自身语言构成方式和形态受到“控制性”的约束,因此深刻有余,创新不足,常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

括意型命名的另一个语言特征,是对文本概念的“附着性”。它应“思想深度”表达之约,由作品内涵中生出,其语言形态往往成为作品诉诸理念、描述真理、服务意识形态的手段与工具。这样,它其实丧失了自我,由控制本文的“权威”沦为了“仆人”和“他在”。海德格尔这样说:“我们将语言托付给言说。我们不希望将语言建基于不是语言自身的事物,我们也不愿意用语言解释其它事物。”^[9] (第166页)提示型命名正是这样,它淡泊于文本“解释”,淡泊于意识形态话语,只是关注自身的语言原色与美感,关注自身的时代气质特征。它与本文相互依存而共生,以自身邀约阅读,而不是“建基于”语言以外的他物,因而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而“此在”。

语言的不同生成方式还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审美效果。括意型标题经由象征、双关隐喻等语言途径构织出颇有寓意的“意境”,提示型标题则顺从直觉情感、内心意绪的指引生发出一个个新奇的“意象”。意境往往是完整的,它或豪壮,或悲壮,总是力图透出崇高感、神圣感、说教性和永恒性;意象则是散淡的,它拒绝崇高而安于平凡,拒绝永恒而珍视瞬间,拒绝说教而意在触动。

括意型命名语言在意义经验上的“附着性”、造语经验上的“控制性”、审美经验上的“意境性”特点,表明它更为重视经验的“过去”性、外在性和完整性,所以美意制作和模仿的痕迹,一般较为明显。提示型

命名上述经验方面的“独立性”、“自发性”、“意象性”特点则表明它时时关注的是内心的、移动的、当前的经验,因而语言的原创特征非常突出。关于这一问题,阿瑞提还说“创造性是一种途径,以满足某种渴望和需要。”^[8](第6页)对于提示型命名来说,这种语言原创的渴望和需要并不全是“语言狂欢”和“个人欲望表达”,它隐含着作别陈旧的语境与经验,寻觅新的语言生长方式的锐意进取精神。

小说命名的不同形式并不是简单的写作技巧的选择差异,而是显示了对于小说本文的不同进入姿态。这种姿态又是与小说写作观念,小说本体存在的历史演进形态紧密联系对应的,所以,小说命名姿态也就是小说重要的时代特征标识。

小说写作观念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涉及人类生存心态迁移、人的精神现象衍生、本体论的消解与执着等诸多哲学命题的探寻。很多问题经常让我们困惑和迷失,这的确需要时间学习和思考,但这些与小说命名无关。较之小说本文现象,小说标题的审美形态显然更为单纯,更容易把握与鉴别。事实上,我们已然明确表示了我们对于提示型命名的青睐与肯定——它是面向未来的命名姿态。

[参 考 文 献]

- [1] 汪民安. 今日先锋第七辑·罗兰·巴特的断片、括号、警句、书籍和成名史[M]. 天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2] [法] R. 巴特. 符号学美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3] [德] H. R. 姚斯, [美] R. C. 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4] [英] 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 德里达[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5] 王岳川. 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6] [英] 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7.
- [7] [苏联] B·柯瓦辽夫. 国际诗坛第1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特色[M]. 桂林: 漓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8] [美] S. 阿瑞提. 创造的秘密[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9] [德] M. 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何良昊)

Interpreting the Ways of Naming Novels

ZHANG Hong-feng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 for Wuhan Staff, Wuhan 430015,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Hong-feng (1954-), mal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 for Wuhan Staff, majoring in the theory of Chinese novels.

Abstract: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hree typical ways to give a name to a Chinese novel: the history narration, the theme summarization and the prompt of the information of the work. The first way means to narrate one of the plots or the historic incident in the name of the novel. The second way means to summarize the theme of the work. The third way means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or the work or the reader's feeling when one reads the work. Different naming-way determines different content and languag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 even different types of reading-experience of the reader and degree of one's participation into the novel. It also determines how the reader enters into the work. The three naming-ways 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signs of the work.

Key words: naming of a novel; the way of entering; the history narration; the theme summarization; the prompt of information